

三个女人的遭遇

梁世宁





2 034 9587 8

三个女人的遭遇

梁 世 宁

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 九 八 五 年 · 北 京

内 容 说 明

这部小说描写的是旧北京市民的生活悲剧。

在那“黑云压城欲摧”的年代里，美丑颠倒、善恶不分，槐树院的三个女人陷入了不幸深渊：良家少妇被地痞霸占，从良妓女遭恶少摧残，敦厚的中年妇女受巡警侮辱……一个个揪心断肠的故事，一幕幕催人泪下的画面，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，预示着曙光就在前面。小说情节曲折，形象鲜明，感情真挚，爱憎分明。纯熟、生动的北京口语，古朴清新的北京风俗，使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。

责任编辑：刘会军 谢明清

三个女人的遭遇

Sange Nüren De Zaoyu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 朝 内 大 街 1 6 6 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 251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3\frac{1}{8}$ 插页 2

1985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85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83,000

书号 10019·3867

定价 1.85 元

槐树院里三十好几的李双林，说话就要娶进门一个到年刚够十七岁的小媳妇。这档子喜事儿，差不离儿把周围的几条穷胡同都轰动了。

日头已经东南了，新娘子还没有到，闹喜的人们等得真有些着急了。突然外边传来一阵喊叫声：

“来啦！来啦！新娘子来啦！”

随着小孩的喊叫，远处跟着飘过来吹鼓手大喇叭喜庆的乐曲声。于是，院里的人便象一窝蜂似地拥向大门口。

留在院里的人都忙了起来。佟奶奶赶紧回到屋里去抱准备好了的几条破毯子；一个帮忙的老太太忙着去调理炭火盆；素芬一边冲着东屋招呼着孙嫂别误了搀新人，一边跑过去帮佟奶奶抱毯子。

早已分派好了的事情，到现在又都手忙脚乱了起来。

欢快的喇叭声招徕了一胡同看热闹的。本来胡同就不宽，而且高低不平，两边看热闹的人再往前一挤，花轿走得就更慢了。

花轿离院门还有一丈远，拉洋车的宝全便把鞭炮点着了。他把鞭炮用根竹竿挑着，故意把劈啪乱响的挂鞭举到围在门口看热闹人的头顶上，赶得人们连笑带骂地向四处

躲去。

在唱玩艺儿班子里弹弦子的王盛秋——大伙都叫他秋子，也早已点着了一根烟卷准备着。他瞅宝全把挂鞭一点着，紧跟着就把手里的二踢脚接二连三地放起来。

吹唢呐的似乎也被这鞭炮声鼓起了劲。两个吹唢呐的都鼓起了腮帮子，把唢呐口高高地仰起来使劲吹着。

唢呐声夹杂着鞭炮声，使这个娶亲的热闹场面达到了高潮。

看热闹的人都嘻嘻哈哈地笑着，大声议论着。这热闹喜气的场面，使他们把生活中的一切艰难困苦和烦恼，都暂时扔在脖子后边去了。

花轿好不容易才抬到大门口。轿还没落稳，孙嫂便抢上一步准备撩轿帘搀新人。专爱跟她开玩笑的秋子，把一个二踢脚点着了放在离她耳边一拃多远的地方。“通”的一声，孙嫂“啊哟”一声叫，捂着耳朵蹦出有二尺多远。

孙嫂看秋子捂着嘴笑着往人群里挤，便揉着那只被震得嗡嗡直响的耳朵高声骂道：“秋子！你个挨……”她刚要骂“你个挨千刀的”！可是猛然想起这两天佟奶奶不断嘱咐的忌讳，也不知“刀”啦、“枪”啦的算不算忌讳，所以赶紧改口骂道：“……你就挨骂吧！让你小子这辈子也娶不上媳妇！”

秋子这个恰到好处的恶作剧，再加上孙嫂那么一骂，周围不少人都笑得前仰后合地直不起腰。把新娘从花轿里搀出来，脚不能沾地，要踩在铺好的毯子上。新娘要踩着几块

来回倒换着的毯子，一直走进新房。

孙嫂和素芬搀着新娘，进院门先站住了。

双林手拿一张弓，离新娘五、六步远，冲着新娘射了三箭。说是弓箭，其实弓是象小孩玩艺儿似的用竹竿劈开做的，箭是三根秫秸秆。这是佟奶奶一再嘱咐不能省去的规矩，说是为“避邪”，怕新娘把妖魔鬼怪带进院来。

双林头戴一顶新礼帽，身穿一件新蓝布大褂，脚上穿着双千层底冲服尼小圆口新鞋，胸前十字披红，站在那里显得有些局促。

双林左手拿弓，右手抓箭。一来他有点心慌，二来这弓箭本来就是种象征性的玩儿，弓背窝的就不正，所以第一箭就射偏了。

换新人的孙嫂想近水楼台先得月。她趁停下这工夫，弯腰假装要把新娘脚前的毯子抻平，想从盖头底下先瞅一眼新娘的模样。说来也巧，正赶上她抬头这工夫，射偏了的这根秫秸秆正杵在她腮帮子上。虽然劲儿不大，可崩在脸上也怪疼的。

“你丈母娘的簪儿！”孙嫂捂着脸蛋冲双林笑骂道，“舍不得射你媳妇，你冲我招乎什么！”

周围的人比刚才笑得更欢了。

好不容易倒换着毯子把新娘扶到新房门口。老太太早把炭火盆在门口摆好了。新娘要迈过火盆才能进新房。佟奶奶说，这样往后日子能过的火旺。

等这些形式走完了，这才开始拜堂。

新房里，正对屋门摆着张从佟奶奶屋里搬过来的红漆八仙桌子。桌子上放着一对佟奶奶家的锡蜡钎儿，每个钎儿上面插着根红蜡烛。在八仙桌子正中，墙上贴着个大红纸剪成的“囍”字。

等在桌子前边拜了天地，行过了礼，一直搀着新人的素芬，才把新娘子扶到床铺边上坐下。

众人急着想看看新娘子长得丑俊，都催双林快点把新娘的盖头揭下来。

其实，双林现在比任何人都急于把新娘的盖头揭下来，好看看自己娶来的媳妇是不是象大媒佟爷说的那样，戳在那象根水葱似的那么美。新娘头上这块红布盖头，在双林眼里就象隆福寺里变戏法儿的障眼布一样，好坏一揭开就知道了。

在众人的催促下，双林蹭到新娘跟前。尽管双林相信媒人，可现在也不由得心里想：这娶媳妇可不象买东西，看着不好能换。现在揭开看，哪怕长的就象猪八戒他二姨一样，也得是我媳妇了！想到这里，他伸出的手不由自主地有点发颤。

新娘子现在的心情另是一样。在轿子里她憋屈的真想吧盖头掀掉，可是现在她情愿把这块红布顶在头上，免得自己在一群陌生人面前露脸。

从一下轿，新娘子就象个木头人似的由人摆布着。她眼前除了红乎乎的一片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两个耳朵被鞭炮声、唢呐声、以及人们的高声喊笑声吵得嗡嗡直响。从盖头

底下，她只能看见自己两脚周围的一小块地方，就象被人蒙上双眼搀到白塔寺里似的，能感觉到的只是周围到处都是人。

新娘子坐在床铺沿上，觉得耳朵根子比刚下轿时清静多了。当听到人们催双林过来揭盖头时，她心里就象有个小兔子在蹬似的，忍不住怦怦直跳。她只能看见站在跟前的双林那双穿着新鞋的大脚，心想：这就是我的男人了。

当双林伸手要揭盖头时，一屋子人都屏声静气地等着，整个新房鸦雀无声，就象所有的人突然一下全都离开了这间屋子。对这突然的安静，新娘就象有的人预感到要遇到什么危险似的那样害怕。她唯恐一直搀着她左胳膊没撒过手的这个人离开，便左手紧紧地攥着素芬的右胳膊，紧张的心就象马上能从嗓子眼里跳出来。

双林用手捏住盖头边刚要掀，突然，在新娘脚前“叭”的一响，声音清脆得就好象有人用快枪冲着新娘脚下放了一枪。

新娘子被吓得“啊”的一声尖叫，一下子靠在素芬怀里。

周围的人也都被这突然枪声似的一响吓了一跳。双林探着身被吓得一愣，身子猛地往后一闪，新娘同时又象被蝎子蜇了似地往旁边一躲，盖头便从新娘头上一下拉了下来。

这一声响又是秋子干的。买鞭炮时，他买了几个摔炮悄悄放在兜里，事先谁也不知道。他瞅准揭盖头这时候是干这买卖的好时机，趁人不注意，一下把摔炮扔到了新娘

脚边。

当大伙醒悟过来，知道是秋子扔摔炮时，屋里说的、笑的、吵的、骂的，顿时就象马蜂炸窝似的哄哄乱了起来。

“秋子！有你这么闹的吗？”孙嫂用食指戳着秋子的脑门说。

“瞎！洞房里是三天不分大小……”

没等嬉皮笑脸的秋子话音落地，孙嫂抢上前，左手拉着秋子的一只袖子，右手狠狠地在秋子肩膀头上打了两巴掌。同时，她嘴里配合着巴掌一起一落的节奏骂道：“你个王八兔子，王八兔子！吓得我心里这会儿还扑通呢！”

佟奶奶看新娘被吓的偎在素芬怀里，低着头，眼泪在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直转，眼看就要流出来，便走过来扶着她的肩膀说：“别怕，别怕！这是那没正行的秋子扔的摔炮。”说着，便斜坐在新娘身边，一手扶着新娘的右胳膊，一手搬着新娘的左肩膀，把新娘从素芬怀里往自己跟前拉了拉，又哄小孩似地摇晃着说：“甭怕，啊！看谁再敢没正行的闹，我非大嘴巴搯他！”

佟奶奶攥着新娘那微微有些颤抖的手，扭过头冲秋子板着脸说：“看把人家闺女吓的！老大不小的了，没深没浅！我告诉你，秋子！人家双林娶这媳妇可不易！你要是把人家吓出个好歹的，双林可不答应你！”

“让他赔！”人堆里不知谁笑着喊了一句。

“赔？”素芬撇着嘴说，“瞧他那身骨头架子，卖了不值仨糖球、俩酸枣钱，拿什么赔呀？”

“哟！瞧你说的！”孙嫂接过话碴说，“人家秋子会弹弦子能挣钱，刨去有点馋、有点懒，没别的毛病，怎么还不值个三块两块的！真要是仨糖球、俩酸枣钱，那我可买，买了好给我当儿子呀！”

孙嫂指手划脚的连珠炮似的一派话，把众人都逗乐了。孙嫂自己也站在那儿抿着两片薄片子嘴，得意地嘿嘿直笑。

孙嫂的男人叫孙三，是个卖菜的。

秋子比孙三、宝全年龄都小。一个院的老街坊，他与孙嫂和宝全的媳妇素芬彼此叔嫂相称，平时短不了好开个玩笑。秋子在平时还是插诨打科随口就到呢，今天这样的场合他怎能示弱！他听孙嫂开玩笑找便宜，便一劲地冲孙嫂作着揖说：“好三嫂子，我就盼着您给我当小妈儿呢！您没瞧我连媳妇都不娶，尽等着您去呢！”

“你个挨千刀的！什么日子呀，你在这儿满嘴胡诌！”孙嫂一着急也忘了忌讳了，红着脸用手够着要拧秋子的脸。

秋子用左胳膊挡着孙嫂的手，右手掏出摔炮在孙嫂脚前连扔了三个。虽然这三下摔炮不如头一下出其不意那末吓人，可也使得孙嫂连闪带躲也没能拧着秋子。

摔炮一响，佟奶奶赶紧搂着新娘子，生怕把新媳妇再吓着。

老太太看新娘没象刚才那么害怕，便笑着骂道：“这个王八蛋！”接着便冲素芬说：“你们大伙儿快把秋子掏出去！别让他在这儿裹乱！”

素芬身高力大。她听佟奶奶这么一说，象得了将令似

地抢过去，一手拧着秋子的胳膊，一手掐着后脖梗子；孙嫂也趁势右手攥着秋子另一只腕子，左手揪着秋子的耳朵。俩人把哎哟哎哟直叫唤的秋子，连推带搽地赶出了新房。

虽然经秋子这么一闹，把人们看新娘子的注意力分散了，可是，转眼间便都陆续地把新娘从头到脚仔细打量了一番。尽管有些人面对着这边看秋子与孙嫂等玩笑的有趣，但眼睛都不时向低头坐在铺沿上的新娘瞥一眼。

要说注意力没被分散的只有两个人，这就是双林和房东冯继伍。

双林起初被摔炮吓了一跳，可盖头一掀开，他便目不转睛地盯着新娘的脸，两眼都直了。好在众人被秋子的摔炮一打岔，谁也没注意到双林看新媳妇的这副呆相。

搂着新娘的素芬，低头仔细端详了一下新娘的脸，心中暗暗赞道：好个俊俏姑娘！等素芬抬起头来，正好看见双林半张着大嘴，愣头愣脑不错眼光地盯着新娘的那副傻相。

素芬虽年轻，但今天还算稳重。她没有喊叫起来开双林的玩笑，可却忍不住抿着嘴一劲地乐。双林发现素芬是在笑自己，赶紧移开了目光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，但脸上的笑容却怎么也收不起来了。

双林确实是被新娘的俊美惊呆了。尽管佟爷事先就跟他说过，而且这几天他也时常琢磨过自己的媳妇可能长得什么模样，可做梦也没想到会娶来这么个美人。

新娘子叫俊英，很小就没有了父母，是跟着叔叔长大的。俊英从小就没人娇她、惯她，她也不会娇揉造作地装出

一副千姿百态的样子。然而，做新娘那种羞涩、紧张的复杂心情，加之那副被那突如其来的一声摔炮惊吓后斜偎在素芬怀里的体态，自然地把一个少女生就的娇媚毕露无遗地表现了出来。

由于俊英穿的衣服裁剪得非常合体，更显出她那清晰而苗条的身材。这身材再配上她那五官匀称的瓜子脸，在双林眼里简直比年画上的美人还好看。

双林心中暗道：这是我哪辈子做了有德性事了，能娶上这么房媳妇！

跟双林差不离，同样看呆了的就是冯继伍。

今天来的人多是短衣襟、小打扮，所以冯继伍这身长衣衫特别显眼。他身穿一件蓝青绸大褂，头戴一顶黑纱帽盔，脚踩一双“内联陞”鞋铺的礼服尼圆口鞋。这一身穿戴比新郎官阔多了。

本来今天是请冯继伍陪新亲的。行过礼他应和佟爷一起陪俊英的叔叔到佟家坐着，喝水，闲谈，等着坐席陪新亲吃饭。

行礼时，别人都拥在西边看，冯继伍却挤到东边靠窗对着床铺找张凳子坐下了。他专等一会儿揭盖头，好看新娘长得如何。

从新娘一下轿，冯继伍那双绿豆眼就不断地围着俊英的身子转。他心里嘀咕：这身条，个头儿可真不赖！但不知模样长得怎么样。噫，也太强不了！长的俊、岁数再小，双林他小子能娶得起？

当盖头揭开后，冯继伍比双林呆得还厉害。他盯着俊英的脸，眼珠不动，把那双小绿豆眼都瞪圆了。双林都把眼光移开了，他还咧着蛤蟆似的大嘴在那瞪着呢。直到手里的烟头烧疼了手指，他才猛地醒过神来。

他摔掉手里的烟头，心里说：双林这小子真他妈有福气，娶了这么个狐狸精似的小姐儿！这可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屎上了。有朝一日我要是能……

“老五！”佟爷的大喇叭嗓子，把正在那儿胡思乱想的冯继伍吓了一跳。

“等他妈你陪新亲呢嘛，你在这儿稍着呢！干什么不说什么，卖什么不吆喝什么，你可真有两把家伙！”佟爷瞪着眼大声地喊。

这一群人里，大人孩子背地里都管冯继伍叫冯胖子，可当面都称呼他冯爷或五爷。唯独佟爷管他叫老五。也只有这老头不管有人没人敢当面训斥他。

行完礼时，佟爷曾两眼四处寻觅冯继伍。冯继伍五十多岁正发福，个子又矮，往那一坐活象个缩脖罐子。屋里人多挺乱，所以佟爷寻觅半天也没看见他。

开始佟爷以为冯继伍解手去了，等了半天没见露面，又以为他可能回家有点事，便打发院里一个孩子去他家里找，也没找着。佟爷从屋里出来正跟人嘟囔说找不着老五呢，正巧秋子出来告诉他说冯胖子在新房里。老头一听，气得过来扯着嗓子冲冯胖子喊了一顿。

冯胖子还真怵这老头子。因为他知道这老头年轻时练

过几天武术，给西太后当过御林军，王府里当过差，走南闯北的经得多见得广，一般人不敢招惹他。再有，不少人传说老头得过笔外财，为了不露富他把仨儿子都打发出去，自己故意住在这穷地方以打鼓儿的营生装幌子，好不至招风。说得挺悬，谁也不知他家底有多厚。另外，这老头脾气古怪，倚老卖老。俗话说，打人别打脸，骂人别揭短呀。这老头可不听那一套。谁要是惹着他算倒霉了！他是见面就骂。不止骂得特别损，还专门揭人短处骂。专揭秃疮嘎渣儿，哪疼揭哪儿！有这三层，所以冯胖子虽然财大气粗，可是遇事对佟爷总要忍让三分。

今天，冯胖子被佟爷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数落得他那皮球似的圆脸涨得象猪肝似的。他怕这老头再损出别的难听的来，所以急忙站起身，满脸堆笑地冲着佟爷一抱拳说：“佟爷，怨我！我尽顾着贪热闹了，把您派我的差使给误了，惹您老人家生气。怨我，怨我！”冯胖子边说边移动着那身肥肉，象个猪似地扭着挤出了新房。

等院里人们把一群看热闹的小孩赶出去，准备摆桌坐席时，新房里只剩下本院的孩子跟几个媳妇和老太太了。

孙嫂走到俊英面前尖声说：“刚才尽顾着跟秋子裹乱了。来，这会儿让嫂子好好看看。”

说着，孙嫂便两手搬着俊英的肩膀，脸对着脸仔细端详了一会儿，然后拉着长音说：“哟！佟奶奶，您瞧瞧嘿！人家这可真是柳叶眉、杏核眼、樱桃小口一点点呀！瞧这俩大眼，这份儿水凌劲儿，让你们大伙说，有谁见过这双眼皮儿

双得这么俊的？甭说老爷们儿了，就我看着也待见。下辈子我要是托生个男的，非照这模样娶个媳妇不行！”

孙嫂这番话，把俊英那本来就很红润的脸，羞得更红了。

“什么话从她嘴里说出来，就透着份儿的那么各色！”佟奶奶坐在俊英旁边，用手指点着孙嫂笑着说。

孙嫂象舍不得放下件什么稀罕物似的，左右三番地又把俊英仔细端详了个够。她凝视着俊英的脸，微皱着眉头寻思着。怎么瞧怎么觉得新娘面熟，总好象在哪儿看见过！猛然，孙嫂弯眉一挑，满面含笑地轻轻“噢”了一声。“翠花，哎，翠花哪儿去了！”随着话音，孙嫂扭身又在屋里看了看。她看翠花没在新房里，便打发自己的女儿凤兰说：“凤儿，去，快把你翠花大姨儿找来，就说我叫她。”

打发走孩子去找翠花，孙嫂还手扶俊英的肩膀，象对大伙，又象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我说的呢，怎么瞧怎么觉着那么面熟。”

众人看孙嫂打发孩子去找翠花，又说瞧着新娘面熟，所以又都不约而同地重新把俊英打量了一番。还别说，细端详新娘子，还真是跟本院的翠花长得挺相象。

几个人七嘴八舌地说笑，议论了一番。等院里张罗着摆桌时，众人都出去帮忙，新房里便只留下佟奶奶一人陪着新娘俊英了。

二

槐树院里摆开四张桌子。桌子高矮不等，板凳也长短不齐，都是从左邻右舍借来的。凡出份礼的，凑够八个人就开桌，来晚了的旁边等着，前边的吃完了，再凑八个人另开一桌。

今天，双林不管礼轻礼重，桌面上都一样待承。佟爷的总管。每桌二斤酒，一碟煮花生仁、一盆拍黄瓜、一盘滷猪下水、一小碟酱肉。两荤两素，四个凉盘看着挺丰盛。

一般出份子随人情，坐席吃饭不讲究客气。不管彼此认识不认识，菜一摆上，众人举盅说声“请”，便不客气地吃喝起来。都是自己顾自己，抢吃抢喝，没谦没让的。喝过酒，吃完饭，拍屁股走人，好给别人腾地方。

每个人的饭量大小，吃饭快慢都不一样。吃饭时，您看那闷着头顾不上说话，紧着往嘴里扒拉的，大都是饭量大的人。为的是快点吃饱了好和别人一起撂筷子。谁也不愿意压桌，显得丢人不好看。

今天在双林这儿坐席的这些人就更别提了。每个桌都一样。凉盘一摆齐，有个人挑头，八个人便举起酒盅一仰脖，随后八双筷子好象一堆钉子碰到了吸铁石，几乎同时都奔那碟酱肉伸去了。嘴快的能夹上两筷子，嘴慢的也就是

吃上一筷子，那酱肉就剩下个空碟子了。

接着“遭难”的便是那盘滷下水。这些人是没挑没拣，不忌口什么都吃。甭管是肠子、肚子、还是肺头，夹住就往嘴里填。一个个都是一手捏盅，一手拿筷子，谁也顾不上说话。

等煮花生仁下去了一半，拍黄瓜还没怎么动时，这吃喝的速度才逐渐慢了下来。彼此说笑聊天的，讲今比古的，还有那好喝酒的“撺拳”取乐的，席面上这才乱哄哄热闹起来。似乎刚才都吃累了，现在需要放松休息一下。

炒菜也是四个。不过是肉片焖豆角、肉丝炒芹菜、肉丁炒辣子，最后有一大盘猪肉熨豆腐。甭管肉多肉少，反正好歹每个菜里都有肉。

因为炒出一个菜就盛出四份，一桌一份，所以每端上一个菜，四个桌的人就同时往嘴里填一阵。

等四个炒菜上完，各桌的酒也就喝得差不多了。最后是端上滷，吃捞面。

今天前后坐了十桌，还不算本院的人。这场面也亏了有佟爷在这儿震吓着，不然还非得闹出点笑话来。

事先佟爷就吩咐了：今天不管是哪张桌，也不管是谁张嘴，哪怕跟双林多有交情，酒，菜一律不添。吃饭不怕大肚汉，打滷面管够，随便吃！

这也是佟爷老谋深算。一来他是为双林着想，怕把双林吃得兜不住底，到最后酒菜供不上了，让人瞧着不好看。二来他怕有那喝酒没德性的，磨烦起来没完没了，不喝得烂